

北史

第二函
第十册

新平州

PDG

北史卷九十一

列傳第七十九

列女

魏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兒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邴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妻魯氏

西魏孫道溫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隋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譙國夫人洗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女王舜

韓覬妻子氏

陸讓母馮氏

劉昶女

鍾士雄母蔣氏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
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
書所記風俗所存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
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植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
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會真或蹈忠而踐義不
以存亾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旣沒徽音傳於不朽不
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文衣食珍
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
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也魏隋二書
並有列女傳齊周並無此篇今又得武功孫道溫妻趙氏河北孫
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云

魏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者勃海人散騎常侍封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強記多所究知時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者皆就而諮請焉

勃海封卓妻劉氏者彭城人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爲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其一封生令達卓爲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挺生淑媛其二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旣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其三止一幕其四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迹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五時遇嶮迤橫罹塵網伏質就刑身

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想

其五仰惟親命俯

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

是效

其六

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憤鍾心甘就

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

其七

芒芒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荆棘

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遊異哉貞婦曠世靡儔

其八

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願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於黃墟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願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

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
育於後房之內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
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啟其母房命
駕給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
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游有
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己者輒屏臥不殮須其悔謝乃食善
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子悅後爲濟陰太守吏民立
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爲其文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
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者不知何許人也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
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
由己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

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赦之

平原鄆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零陵縣人所殺男玉追執讎人欲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臬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修明並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具亾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靖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

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竝乞
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爲妻媵幣旣畢未及成禮兒氏率
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媵命
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
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尙能言臨
死謂老生曰生身何學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豈更有所
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
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
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臯詔曰老生不仁侵
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莽
行合古迹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閩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汗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家謂不供給之乃啟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辜其識機雖呂嬖亦不如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亾遺腹生一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

誓不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亾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者勃海人也學識有文翰孝文敕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啟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耿氏者同郡耿氏女也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歎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者鉅鹿人尙書任城王澄之母也澄爲楊州之日率眾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眞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靈太后後敕有司樹碑旌美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也宣武時金龍爲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修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豎眼歎異之具狀奏聞宣武嘉之正光中賞其子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二子出身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

之中形骸銷瘠非人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因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及元禮卒李追亾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都八旬方達攀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宗易其里爲孝德里樹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者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遊申請爲營墓立碑自爲制文表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都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爲孝女塚

滎陽刁思遵妻者魯氏女也始笄爲思遵所媾未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愴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節閔詔本司依式標榜

西魏武功縣孫道溫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万俟醜奴之反圍岐州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大統六年贈夫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爲國征戍道路遼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侄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樁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隋蘭陵公主字阿五文帝第五女也美姿容性婉順帝於諸女中

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婦道事舅姑甚謹遇疾必親奉湯藥帝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文帝將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文帝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邪主曰先帝以妾適柳家今其有孀妾當從坐帝不悅主憂憤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帝覽表愈怒竟不哭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字文化及弒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

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亾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證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旣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且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者循州刺史柳旦女也妃姿貌端麗年十餘以良家

子合相見娉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決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

華陽王楷妃者黃門侍郎龍涸縣公河南元巖女也巖明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桺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害宇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禮之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詞色彌厲元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我之辜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梁人也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撫循部眾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宗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梁太守寶聘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也初馮弘之南投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誠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縱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瀼石寶以告夫人曰平虜入瀼與官兵相拒

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
往參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
亦可圖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眾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
捷因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於瀘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眾
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
宴然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拜陽春
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南海誘與爲亂僕遣使歸
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
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
詔使持節冊夫人爲高梁郡太夫人賚繡幃油絡駟馬安車一乘
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陳國亾
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隋文帝遣總管韋洸安

撫嶺外陳將徐璿以南康拒守洸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亾命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亾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眾迎洸洸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冊夫人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洸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係州獄又遣孫益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益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己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

便宜行事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俱存此忠孝之報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徭多有亾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舉狀上遣推訥得其贓竟致于法敕委夫人招慰亾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徭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爲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謚爲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陳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

死夫爲無禮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障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卽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妾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殉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旣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不思此事而妾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失亾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皐戾吾死日何

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恆自紡績每自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

恣公清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亾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榮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其汝報復汝意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牆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臯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辜

韓覲妻于氏者河南人也字茂德父寔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於覲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覲從軍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

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歸寧至于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門終于家

陸讓母馮氏者上黨人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卽其孽子也開皇末爲播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籍爲司馬所奏案覆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辜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旣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帝愍然爲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戮之何以爲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

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婦昶在周尙公主爲上柱國彭國公位望甚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爲千牛備身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遼蔭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之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爲餓鶻隊武力者號爲蓬轉隊講鷹繼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者辟易至於公卿妃主亦莫敢與校其女則居士姊也每垂泣誨之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高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肥鮮有人告居士與

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向南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作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上謂昶曰今日事當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父見獄卒跪以進之歔歔嗚咽見者傷之居士斬昶賜死于家詔百僚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喻之其女言父無辜坐子及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蔣氏者臨賀人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留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

作亂攻城遣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安樂縣君時伊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許人妻甚有志節爲邦族所重江南之亂諷諭宗黨守節不從叛逆封爲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皆相繼死覃氏家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而葬八喪爲州里所敬文帝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盧氏者范陽人也少好讀書造次必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漢王諒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

簿籍務光家見盧氏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凶悍怒甚以燭燒其面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柳氏者河東人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涇源令爲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柳氏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于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女等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趙元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末宇文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溢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請以爲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亾自可卽死終不爲賊婦羣賊毀裂其衣縛於牀糞之上將陵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處分賊遂釋之崔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

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崔氏之柩

論曰婦人主織紉中饋之事其德以柔順爲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高者之圖史亦何代而無之哉魏隋所敘列女凡三十四人自王公妃主下至庶人女妻蓋有質邁寒松心踰匪石或忠壯誠懇或文采可稱雖子政集之於前元凱締之於後比其美節亦何以尙茲故知蘭玉芳貞蓋乃稟其性矣

北史卷九十二
列傳第八十

恩幸

王叡

王仲興

寇猛

趙修

茹皓

趙邕

侯剛

徐紇

宗愛

仇洛齊

段霸

王琚

趙默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欒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齊諸宦者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睐之利射咳唾之私乃苟進之常道也況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以翦二京焉魏世王叡幸於太和之初鄭儼寵于孝昌之季宗愛之弑帝害王劉騰之廢后戮相此蓋其甚者爾其間盜官賣爵汚辱宮闈者多矣亦何可而舉哉斯乃王者所宜深誠而齊末又有甚焉乃自書契以降未之有也若乃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亦有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開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幸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

費帑藏以虛杼柚之資剝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有通州刺史梁伯和陸翔兒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故不入此傳大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靈厄夫左衽非不幸也魏書有恩幸傳及閹官傳齊書有佞幸傳今用此次以爲恩幸篇云舊書鄭儼在恩幸中今從例附其家傳其餘並編于此其宦者之徒尤是亾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者亦附出焉王叟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位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

夔侯諡曰敬叡少傳父業而姿貌偉麗景穆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爲太卜中散稍遷爲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爲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是內參樞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圈有猛獸逸登閭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猛獸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爲傳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爲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殺不辜盜赦有辜宜梟斬首惡餘從原赦不亦善乎孝文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繪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載閣官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

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
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
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陳刑政之宜尋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
哀慟賜溫明祕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
牧諡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于城東孝文登城樓以
望之京都文士爲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叡祀於都南二十
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叡圖
其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爲之讚京邑士女諂稱叡美造新聲
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沖兒子
蕤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其禮略如公主
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叡與張祐侍坐叡所
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

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絰縞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諡曰定追策叡母賈氏爲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故地子襲字元孫獻薨孝文詔襲代領都曹爲尚書令領吏部曹後襲王爵例降爲公太后崩後襲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後出爲并州刺史輿駕詣洛路幸其州人庶多爲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卒贈豫州刺史諡曰質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由是正光中元叉將

營明堂辟雍欲徵爲將作大匠椿聞而固辭孝昌中余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胡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眞定縣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人畏之重足天下末更滿還鄉初椿於宅構起聽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余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神武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諡曰文恭及葬齊神武親自吊送椿妻鉅鹿魏悅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余朱榮妻鄉郡長公

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爲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爲意撫兄子牧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文在馬圈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卽位轉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修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雖與修並而畏慎自退不若修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震駭帝遣仲興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迴馬圈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僚亦聳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爲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

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爲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以面啟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乃令僮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脅州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至此紛紜以徹荒外豈不爲國醜辱仲興是後漸疎宣武乃下詔奪其封邑後卒於并州刺史宣武時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幹充武賁稍遷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卒贈燕州刺史

趙修字景業趙郡房子人也父謚陽武令修本給事東宮爲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閻塞不閑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閒頻有轉授每受除設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

帝親見其母修能劇飲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修常驂陪出入華林恆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修修之葬父百官自王公已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爲制碑銘獸石柱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馬射宣武畱修過之帝如射宮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門折修恐不逮葬日驛赴窆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修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姦掠婦女裸觀從者噂噉喧嘩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爲修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修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左右或諷糾其辜自其葬父還也舊寵

小薄初王顯附修後因忿闕密伺其過列修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擱謀匿王印事高肇甄琛等構成其辜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曲事修無所不至懼相連及乃爭其糾擿遂有詔按其辜惡鞭之一百徒燉煌爲兵其家宅作徒卽仰停罷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是日修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檇蒲籌未及畢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修驚起隨出路中執引修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辜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修素肥壯腰腹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卽召驛馬促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修之力也修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以示己之疎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謙之本名要隨宋巴陵王休若爲將至彭城遂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爲縣金曹吏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克孝文白衣左右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武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帝親政皓眷賚日隆時趙修亦被幸妬之求出皓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勳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於去內不以疎外爲戚及趙修等敗竟獲全雖起微細爲守乃清簡寡事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待如前皓旣宦達自云本出雁門雁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爲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爲山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芑及南山佳石徙竹汝穎羅蒔其閒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艸栽

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臨幸皓貴寵日昇關預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祇憚之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帝爲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爲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昏姻也延明乃從焉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及時帝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畱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從先帝勞更希榮舉初修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之又直閣劉胃本爲詳薦常感恩高肇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旣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云皓等將有異謀宣武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陳埽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卽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徑入哭別食椒而死胄字元孫後位直閣將軍

季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司藥丞仍主殿開埽
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埽靜能爲宣武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
竝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叙不異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
而埽靜偏爲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埽靜亦死於家
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
於懷中義恭諂附元乂乂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髭眉司空李沖之貴寵也邕
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磨奔走之役沖令與諸子遊處人
有束帶謁沖者時託之以自通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宣武
卽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修結爲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
父怡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尋爲荊州大中正出爲荊州刺史怡
乃致其母喪葬于宛城之南趙氏舊墟後拜金紫光祿大夫卒贈

相州刺史宣武每出入郊廟修少恆以常侍兼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爲二趙以趙出南陽徒屬荊州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爲荊州大中正罷宣武崩邕兼給事黃門後爲幽州刺史貪與范陽盧氏爲婚女父早亾其叔許之而毋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考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冤邕坐處死會赦免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得進膳出入積官至嘗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焉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劔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武崩剛與侍中崔光迎明帝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侯俄爲侍中撫軍將軍恆州大中正進爵爲公熙平中侍中游肇出爲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

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承業皆以女
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悔之云此近爲我舉
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爲御史中尉元
匡所彈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言於靈太后令削封三
百戶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爲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爲典御歷
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剛
爲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及領軍元乂執
政剛長子乂之妹夫乃引剛爲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
爲扳援復領御史中尉剛啟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已邑俸粟
賑給征人比至軍下明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乂之解領
軍靈太后以乂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
出爲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朋黨元乂逼脇內外降爲征虜將

軍餘悉削黜終於家永安中贈司徒公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文詞見稱宣武初自書生除中書舍人諂附趙修修誅坐徒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待之及元叉害懌出爲雁門太守稱母老解郡尋飾貌事义大得义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爲懌所顧待復自母憂中起爲中書舍人曲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竝稱文學亦不免爲紇執筆承其指授紇機辯有智數公當斷決終日

不以爲老勞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
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諛時
豪勝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焉紇
旣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
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閒余
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啟求誅之榮將入洛旣剋河梁紇矯詔
夜開殿中取驪驪御馬十餘匹東走兗州羊侃時爲太山太守紇
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其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
中千暉爲行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
之遂奔梁箸文筆駁論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暉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元
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爲秦郡公景穆之監國也每

事精察愛天性嶮暴行多非法景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太武頗聞之三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爲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文成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皐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闔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旣立余位居元輔錄

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爲愛必有趙高閻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馮翊重泉款仕石季龍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暉爲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益嵩妹子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爲子因爲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克冉閔婦閔破入慕容儁又傳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寵於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爲訪其舅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益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爲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於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於太武太

武問其才用所宜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爲闈人唯合與陛下守宮
闈耳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敘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黃
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闈人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旣平綾羅人戶
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爲綸絲自是逃戶占爲紬綾羅縠者非一
於是雜營戶帥徧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戶口錯
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騎
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大官卒謚
曰康養子儼襲爵太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知歷中常侍殿中
尚書定州刺史

王琚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泰常中
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敘用稍遷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
孝文以琚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

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爲公扶老自平城後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贈冀州刺史諡靖公

趙默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溫人也五世祖述晉末爲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沒入而爲閩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陽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宮祿賜優厚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獻文與默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爲東徐州北

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爲荊州選部監公孫邃爲幽州皆曰有能實有私焉默疾其虧亂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勳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以爲州臣實爲惑於是默與訢遂爲深隙訢竟列默爲監藏因黜爲門士默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爲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及訢將獲臯默因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於職事出爲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王克己清儉事濟公私後薨於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諡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爲赫連屈丐所殺小沒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圖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寇之虞賜爵泥陽子除雷臺將軍車駕還都乃請父瓚贈諡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

安縣子諡曰戴後小拜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讎小之爲并州以郭祚爲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晉將劉裕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緱氏宗文邕謀反脇孟舒等事晉孟舒敗走免宗之被執入京厲刑以忠厚謹慎擢爲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祕書進爵彭城公後例降爲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諡曰敬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豫見訪採數蒙賜賚云

劇鵬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性通率

不以閹閹爲恥孝文遷洛常爲宮官任事幽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未坐事誅祐克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寵幸冠諸閹官特遷尚書進爵隴東公仍館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爲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焉拜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於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南觀者以爲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薨孝文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諡曰恭葬日車駕親送近郊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爲隴東公又

降爲侯

抱疑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爲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卽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免疑獨與母沒入內宮受刑遂爲宦人小心慎密累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爲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旣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將還見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其見幸如此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諡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疑大長秋卿疑老疾乞外祿乃出爲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孝文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從駕南征以老舊每見勞問

數道稱疑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迴還州自以故老前官爲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於禮接天性酷薄雖弟姪甥壻略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爲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疑死後二人爭立疑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爲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本族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臯詔可之老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造碑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貴人石榮自被劾後遂廢頓子長宣位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党不蒙俱爲羌中

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爲鉗耳氏宣武時改爲王焉自晉已來
恆爲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宕昌公出爲華州刺史
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沖
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之辜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爲光祿
大夫復舊爵馮氏爲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接往來
祇謁不替舊敬遇性工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
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及東西
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倦又長於人
事留意酒食之閒每逢寮舊觴膳精豐然競於榮利趨求勢利趙
修之寵也遇深附會受敕爲之造宅增於本旨啓擊作人莫不嗟
怨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悞爲
之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雍州刺史

苻承祖洛陽氏人也因事爲閹人爲文明太后所寵賜爵洛陽公
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
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賊應死孝文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
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爲中曹
吏內典監稍遷祕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爲侍御給事又
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出爲瀛州刺史風
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刑政峻刻號爲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
舊每行畱大故馮司徒亾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
手筆莫不委至同之威貴質皆寶掌入爲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爲閹人稍遷給事中賜爵
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宣

武初自太僕卿出爲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
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贈相州刺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位竝
長秋卿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也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事受刑補
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縣瓠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
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
兗采召人女還遷中給事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勦除崇訓
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拜其妻魏氏爲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
賞賚亞於諸王外戚所養二子爲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
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之拜命孝明嘗爲臨軒
會日大風寒甚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
名而已而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

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
修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爲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
不與騰以爲恨遂與領軍元义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
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
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又使中常侍賈粲假言持明帝書密令防
察义以騰爲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义爲外禦騰爲內防迭直
禁闈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之中
生殺之威決於义騰之手八坐九卿且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
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
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底市歲入利息以巨萬
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鄰居廣開室
宇天下咸苦之薨於位中官爲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騰之立宅

也奉車都尉周恃爲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恃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成陳屍其下追贈太尉冀州刺史葬闈官爲義服杖經衰編者以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闈存亾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太怒悉徙騰餘養於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與元乂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祿勳卿專侍明帝與乂騰等同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乂也靈太后明帝同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旣被囚執粲給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宜光穀粲旣乂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

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緒爲功曹緒時
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爲西平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義騰
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粲爲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
刁宣馳驛殺之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宮刑爲王琚所養恩若
父子累遷爲中尹靈太后臨朝爲中常侍崇訓太僕領中嘗藥典
御賜爵華陰子出爲華州刺史中官內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
岳以範年長拜跪爲難故遂其請父子納貨爲御史所糾遂廢於
家後爲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臯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爲中
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
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

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染都將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嬪以軌爲假父頗爲中官之所敬憚後進爵爲侯卒於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諡曰孝惠

王溫字桃湯趙郡欒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誅溫與兄繼叔俱克宦者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武之崩羣官迎明帝於東宮溫於臥中起明帝與保母扶抱明帝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旣居冢宰慮中人朋黨出爲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爲中常侍賜爵欒城伯累遷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進封欒城縣侯溫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河陰遇害

孟欒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爲闈人靈太后臨朝爲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亾欒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欒必不濟我爲之憂及奏其死爲之下淚曰其

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賜帛三百疋黃絹一疋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爲設二百僧齋

平季字幼穆燕國薊人也坐事腐刑累遷新興太守明帝崩與余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卽位超拜肆州刺史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

封津字醜漢勃海蓆人也父令德娶常寶女寶伏誅令德以連坐伏法律受刑給事宮掖累遷奉車都尉中給事中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遷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爲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爲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薨贈司徒冀州刺史諡曰孝惠

劉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克腐刑初爲小史累遷中侍中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闡寺在明帝左右

靈太后亦密仗之通傳意計於明帝元義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
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卽戮義時內外喧喧云義還欲入知政事
暢等恐禍及己乃啟明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義詔書已
成未及出外義妻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息邵欲廢太后
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帥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小
解然義妻搆之不已出暢爲穎川太守景嵩爲魯郡太守尋令捕
殺暢景嵩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郭秀范陽涿人也事齊神武稍遷行臺布水封壽陽伯親寵日隆
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祁仲彥張華原之徒皆深相附會秀
疾神武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啟爲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
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贈
儀同三司恆州刺史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初秀

忌嫉楊愔誑脇令其逃亾秀死後愔還神武追忿秀即日斤遣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敬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靜帝嘗夜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齊神武聞之以爲瀆直由是啟除給事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士開貴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諡文貞公士開幼而聰慧選爲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徒之馬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敕追還長廣王請之

也武成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和及御史中丞畢義雲等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疎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兗州刺史士門初封定州眞定縣子尋進爲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加開府及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宅晝夜扶持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齋手敕慰諭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過七日續發其見重如此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四年再遷尚書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獻欬而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酒及冬公主出降段

氏帝幸平原王第始飲酒焉又除尚書左僕射仍兼侍中武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卽追未至之間連騎催喚姦諂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東宮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及帝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武成願託深委任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遙等謀出土開仍引任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爲

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臯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旣受恩厚。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三反。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傳言於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太忽速。猶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竝拜謝。長粲復命。太后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而罷之。太后及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羣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同是任事。豈得一去一畱。竝可以爲州。且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然

後發遣叡等謂臣眞出心必喜之後主及太后告叡等如其言以士開爲兗州刺史文遙爲西兗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見後主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立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錄尚書事食定州

常山郡幹武成時恆令士開與太后握槩又出入臥內遂與太后爲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馮子宜武衛大將軍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竝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爲領軍恆性好內多早下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略不在意及旦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儼令御史李幼業羊立正將令史就宅簿錄家口自領兵士從殿西北角出斛律明月說後主親自曉告軍士軍士果散卽斬伏連及王子宜竝支解棄屍殿西街自餘皆辮頭反縛付趙彥深於涼風堂推問死者十餘人帝哀

悼不視事數日後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通直散騎常侍又
敕其弟士休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司
徒公錄尚書事諡曰文定士開稟性庸鄙不識書傳發言吐論唯
以諂媚自資自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聚
斂貨財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所牒卽成朝
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丁鄒嚴興
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開疾患遇醫人云王傷寒
極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
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爲之強服遂得汗病愈其
勢傾朝廷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隔賢愚無不進擢而正理違
忤者亦頗能含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旣得免辜卽
令諷論責其珍寶謂之贈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安吐根安息

胡人曾祖入魏家於酒泉吐根魏末克使蠕蠕因畱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啟本蕃情狀神武得爲之備蠕蠕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反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賞賚其後與蠕蠕和親結成婚媾皆吐根爲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頗有計策頻使入朝爲神武親待在其本蕃爲人所譖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爲假節涼州刺史率義侯稍遷儀同三司食永昌郡幹皇建中加開府齊亡年卒

穆提婆本姓略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爲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嬬呼姊姊遂爲胡太后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那肱皆爲郡君義子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爲武平元年稍遷儀同三司又

加開府尋授武衛大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轉食樂陵郡
幹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軍錄尚書封城陽郡
王贈其父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
爲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
上自武平三年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
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
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臯太姬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
謂帝奴謂提婆也斛律皇后之廢也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
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
已而白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爲皇太
子而身爲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行厭蠱
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卽精神恍惚言笑無恆後主遂漸相畏惡

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尋復黜胡以穆爲正嫡引祖珽爲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爲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言提婆雖庸品廝濫而性乃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之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小大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未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竝因此非命

高阿那肱無善人也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常山郡公位晉州刺史贈太尉公及阿那肱貴寵贈成臯王阿那肱初爲庫直每從

征討以功封直城縣男天保初除庫直都督四年從破契丹及蠕
蠕以躡捷見知大寧初除假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那肱工於騎射
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爲武成愛重又詔悅和士開尤相褻
狎士開每見爲之言由是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同三司食汾州
定陽仵城二郡幹以破突厥封宜君縣伯天統初加開府除侍中
驃騎大將軍領軍別封昌國縣侯後主卽位除并省右僕射武平
元年封淮陽郡王仍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又除并省尚書令領軍
大將軍并州刺史那肱才技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下而
姦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旣爲武成所幸多令在東宮侍衛後主所
以大寵遇之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
平四年令其錄尚書事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頓不如和士開
駱提婆母賣獄鬻官韓長鸞憎疾善而那肱少言辭不妄喜怒亦

不察人陰私虛相讒構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錄尚書刺史並如故及周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自是常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乃奏知明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軍赴晉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至平陽城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懸軍遠來我何爲守壘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橋壘進軍使內參讓阿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

奔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眾全整未有傷
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
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
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也遂
北馳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人招引西軍行到文侯城恐事
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斛律孝卿令其檢校孝卿固執云此
人自欲投賊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畏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
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反又以爲虛妄斬子平乃顛沛
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閹寺等數十騎從行復除大丞相後主
走度河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
報那肱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且
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款周武必仰

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禽那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爲隆州刺史大象末在蜀從王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愚僧禿師於路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時蠕蠕主阿那瓌在塞北疆盛帝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亾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斯固亾秦者胡蓋縣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身賀眞大賢眞正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眾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襲爵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和士開爲庫狄伏連等矯害敕咸陽王斛律明月宜陽王趙彥深在涼風堂推問支黨其事祕密皆令鳳口傳然

後宣詔敕號令文武禁掖防守悉以委之除侍中領軍總知內省
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彊弓長稍容相推謝
軍國謀算何由得爭鳳答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誅
斛律明月鳳固執不從祖珽因有讒言既誅明月數日後主不與
語後尋復舊仍封舊國昌黎郡王又加特進及祖珽除北徐州刺
史卽令赴任旣辭之後遲留不行其省事徐孝遠密告祖珽誅斛
律明月後矯稱敕賜其珍寶財物亦有不云敕而徑迴取者敕令
領軍將軍侯呂芬追珽還引入侍中省瑣禁其事首尾竝鳳約敕
責之進位領軍大將軍餘悉如故息寶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第
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旦早參先被敕喚
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奏聞軍國要
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及山水遊戲射獵獨在御傍與高阿那肱

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
穆提婆聞告敗握槩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
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
何用愁爲君臣應和若此鳳恆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瞋目張拳有
啖人之勢每咤曰恨不得剉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漢頭不
可刈草其弟萬歲及其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
中亦處機要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
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爲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
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亦遣孝言分工匠爲已造宅德信
還具奏聞及幸晉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因此發忿與提婆
竝除名亦不露其罪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史部門參
及後主晉陽走還被敕喚入內尋詔復王爵及開府領軍大將軍

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爲周軍所獲鳳被寵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讌私唯相譖毀崔季舒等冤酷皆鳳所爲也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卻若見武職雖厮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宦者韓寶業盧勒又齊紹秦子徵竝神武舊左右唯閤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又等或爲中常侍武成時有曹文標夏侯通伊長游魯恃伯郭沙彌鄧長顓及寶業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顓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如寶業及勒又齊紹子徵後竝封王俱自收斂不過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顓竝開府封王俱爲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弁劉

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立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陋宮鍾馗趙野
義徐世凝荀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竝於後主之朝肆其姦
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
章紫綬者多帶甲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恆出入門禁
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發言動意多
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貪恠無厭猶以波斯狗爲
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爲解卸
廳諸闈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
騎飛鞭競走十數爲羣馬塵必盈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廳趨
避不敢爲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旣不爲致言
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功用長顛爲太府卿焉神武時有倉
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

豐樂嘗食典御又有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
洛郭黑面李銅錠王恩洛竝爲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
盛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
雖賜與無貲顧盼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不得干預朝政武平
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選黠慧者數十
人以爲左右恩盼出處始與闔官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
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
海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爲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其何
朱弱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儀同
開府闔官猶以宮掖驅馳便蕃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倉頭始
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
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嶮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爲

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
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
鬼及周軍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
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
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
出著大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是時羣妄多皆類此
論曰古諺有之人之多幸國之不幸然則寵私爲害自古忌之大
則傾國亾身小則傷賢害政率由斯也所宜誡焉詩曰殷鑒不遠
近在夏后之世觀夫魏氏以降亦後來之殷鑒矣爲國家者可無
鑒之哉

北史卷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

僭偽附庸

夏

赫連氏

燕

慕容氏

後秦

姚氏

北燕

馮氏

西秦

乞伏氏

北涼

沮渠氏

梁

蕭氏

晉自永嘉之亂寓縣瓜分胡羯憑陵積有年代各言膺運咸居大寶竟而自相吞滅終爲魏臣然魏自昭成已前王迹未顯至如劉

石之徒時代不接舊書爲傳編之四夷有欺耳目無益細素且於時五馬浮江正朔未改陽秋記注具存紀錄雖朝政叢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爰動天文大存刊勒其時事相接已編之載記今斷自道武已來所吞併者序其行事紀其滅亾其餘不相關涉皆所不取至於晉宋齊梁雖曰偏據年漸三百鼎命相承魏書命曰島夷列之於傳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蕭答雖云帝號附庸周室故從此編次爲僭僞附庸傳云爾

鐵弗劉武南單于苗裔左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居於新興虜意之北北人謂胡父爲鮮卑母爲鐵弗因以號爲姓武父詰汁爰世領部落汁爰死武代焉武死子務桓代領部落與魏和通務桓死弟闕陋頭代立密謀反叛後務桓子悉勿祇逐闕陋頭而立悉勿祇死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旣立遣子

朝獻昭成以女妻之衛辰潛通苻堅堅以爲左賢王遣使請堅求
田地春去秋來堅許之後乃背堅專心歸魏舉兵伐堅堅遣其將
鄧羌討禽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爲夏陽公統其部落衛辰復附
於堅昭成討大破之遂走奔苻堅堅送還朔方遣兵戍之昭成末
衛辰導苻堅寇魏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國人爲二部自河以西
屬之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後以衛辰爲單于督攝河西
新類屯於代來慕容永據長干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
大將軍朔州牧朔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魏辰使持節都督北
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登國中衛辰遣子
直力鞬寇南郡其眾八九萬道武軍五六千人爲其所圍帝乃以
車爲方營竝戰竝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而走帝乘
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度河徑入其國遂至衛辰所居悅跂城衛

辰父子驚遁乃分遣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
伊謂至木根山禽直力鞬衛辰單騎遁走爲其部下所殺傳首行
宮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亾誅其族類竝投之於
河衛辰第三子屈丐奔薛于部帥太悉伏屈丐本名敦敦明元改
其名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興高平公
破多羅沒奕干妻之以女屈丐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
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興弟濟南公
邕言於興曰屈丐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
屈丐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
屈丐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干鎮高平邕固諫以爲不
可興乃止以屈丐爲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
二萬餘落鎮朔方道武末屈丐襲殺沒奕干而併其眾僭稱大夏

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與乃悔之屈丐恥姓鐵弗遂改爲赫連氏
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族剛銳如鐵皆堪伐
人晉將劉裕攻長安屈丐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尅之待
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勵兵休養士卒及劉裕禽泓
留子義真守長安屈丐伐之大破義真積人頭爲京觀號曰髑髏
臺遂僭皇帝於灊上號年爲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
以長安爲南郡性憍虐視人如艸蒸土以築城鐵錐刺入一寸卽
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卽斬弓人如其
入便斬鎧匠殺工匠數千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
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唇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
舌而後斬之議廢其子瓚瓚自長安起兵攻屈丐遣子太原公
昌破瓚殺之屈丐以昌爲太子始光二年屈丐死昌僭立昌字還

國一名折屈丐之第二子也既僭位改年承光太武聞屈丐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宴饗王師奄到上下驚擾車駕次於黑水去其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太武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未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徙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太武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一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尅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帝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步從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禽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後有黃河之難所謂置

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決於黑水分軍伏於谷而以少眾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說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堅峻未可攻拔待禽斤等然後徐往內外擊之有何不濟昌以爲然太武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人會軍士負輿亾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爲便昌信其言引眾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奮擊帝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陣爲翼行五六里帝衝之賊陣不動稍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官趙倪勸帝更待後日崔浩叱之帝乃分人爲左右以掎之帝墜馬賊已逼帝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文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帝帝奮擊不輟昌軍大

潰不及入城奔投上邽遂剋其城初屈丐奢好修宮室城高十仞
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其堅可以礪刀斧臺榭高大飛
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帝顧謂左右
曰蕞爾小國而用人如此雖欲不亾其可得乎侍御史安頡禽昌
帝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師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又詔
昌尚始平公主假會稽公封爲秦王坐謀反伏誅昌弟定小字直
獫屈丐之第五子也凶暴無賴昌敗定奔於平涼自稱尊號改年
勝光定登陰櫬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太業者豈有今日
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羣狐百數鳴
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
言哉定與宋連和遙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恆山以西屬定太
武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陣自固帝四面圍之斷其水草

定不得水引眾下原詔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定眾潰被創單騎遁走收其餘眾乃西保上邦神麴四年爲吐谷渾慕容瓚所襲禽定送京師伏誅

徒河慕容廆字奕洛瓌本出昌黎曾祖莫護跋魏祖率諸部落入居遼西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氏拜率義王始建王府於棘城之北祖木延母丘儉征高麗有功始號左賢王父涉歸以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涉歸死廆代領部落以遼東僻遠遷於徒河之青山穆帝世頗爲東部之患廆死子晃嗣晃字元眞號年爲元年自稱燕王建國二年昭成納晃女爲后四年晃城和龍而都焉征高麗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麗王釗父利墓載其屍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釗後稱臣乃歸其父屍晃死子儁嗣儁字宣英旣襲位號年爲元年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爲進取之計徙都於薊建國

十五年僞稱皇帝置百官號年天璽國稱大燕十六年自薊遷都於鄴號年光壽僞死第三子暉嗣暉字景茂號年建熙暉政無綱紀有神降於鄴曰湘女有聲與人相接數日而去後苻堅遣將王猛伐鄴禽暉封新興侯道武之七年苻堅敗於淮南暉叔父垂叛堅攻苻丕於鄴暉弟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亾奔關東還屯華陰自稱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大司馬吳王堅遣子鉅鹿公叡伐泓泓弟中山王沖先爲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奔泓泓眾至十萬遣使謂堅求分王天下堅大怒責暉暉叩頭流血謝堅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垂及泓沖暉密遣使謂泓勉建大業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進向長安年號燕興泓謀臣高蓋宿勒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爲

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進據阿房初堅之滅燕沖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雌一雄雙飛入紫宮王猛切諫乃出沖及其母卒葬之以燕后之禮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時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蒔梧桐數千株於阿城以待鳳凰沖小字鳳凰至是阿城終爲堅賊暉入見堅謝因言二子昨婚欲堅幸第堅許之暉出術士王嘉曰椎蘆作籬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言暉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羣臣莫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事發堅乃誅暉父子及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廐弟運運孫永字叔明暉旣爲苻堅所并永徙於長安家貧夫妻常賣鞞於市及暉爲堅所殺沖乃自稱尊號以永爲小將軍沖毒暴及堅出如五將山沖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

未亂關中忽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堅每臨聽
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烟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
存當舉烟關中謠曰長鞞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
徒河爲白虜冲果據長安樂之忘歸且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
山東憚不敢進眾咸怨之登國元年冲左將軍韓延因人之怨殺
冲立冲將段隨爲燕王改年昌平冲之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凰
鳳凰何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亾冲敗其左僕射慕容恆
與永潛謀襲殺隨立宜都王子覲爲燕王號年建明率鮮卑男女
三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而東以永爲武衛將軍
恆弟護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覲殺之於臨晉恆怒去之永與武
衛將軍刁雲率眾攻韜韜遣司馬宿勒黎逆戰永執而戮之韜懼
出奔恆營恆立慕容冲子望爲帝改年建平眾悉去望奔永永執

望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爲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爲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公東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弗進築燕熙城以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河東王稱蕃於垂永進據長子僭稱帝號年中興垂攻丁零翟釗於滑臺釗敗降永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東郡王歲餘謀殺永永誅之垂來攻永永敗爲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刁雲大逸豆歸等四十餘人永所統新舊人戶服御圖書器樂珍寶垂悉獲之垂字道明晃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自謂諸弟子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儁儁弗能平及卽王位以垂墜馬傷齒改名爲缺外以慕卻缺爲名內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年十三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儁平中原垂爲前軍累戰有大功及

僞僭尊號封吳王後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暉西奔苻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敗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陽請求拜墓堅許之遂起兵攻苻丕於鄴垂稱燕王置百官年號燕元登國元年垂僭位號年爲建興繕宗廟社稷於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遣使朝貢三年道武遣九原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四年道武遣陳公虔使於垂垂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絕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亾歲在鶉火必尅長子垂乃止安出而謂人曰此眾旣并終不能久安蓋知道武之興也而不敢言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裊垂不許遼怒遂自號大魏天王屯滑臺與垂相擊死子釗代之及垂征尅滑

臺釗奔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承國未有釁請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乃伐承尅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斷其行路父子問絕帝乃詭其行人之辭臨河告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怖以爲信然於是士卒駭動初寶至幽州其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工靳安以爲大凶固勸令還寶怒不從至是問安安曰速去可免寶愈恐安退告人曰今將死於他鄉屍骸委於草野爲鳥鳶螻蟻所食不復見家族十月寶燒船夜遁時河冰未成寶謂帝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帝進軍濟河急追之至參合陂西靳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動是軍將至之應宜兼行速去不然必危其夜帝部分眾軍東西爲犄角之勢約

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眾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
眾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帝縱騎騰躡跨馬者蹶倒冰上寶
及諸父兄弟軍馬迸散僅以身免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歛手
就羈禽其王公文武數千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沒西方數
日後見東方此爲蹀兵先舉者亾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
見積骸如丘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噪哭聲震山川垂慚
忿嘔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寶字道裕垂之第四子也少
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己爲太子砥礪自修垂妻段氏謂垂曰寶姿
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爲濟世之雄今託
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俊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
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難作垂不納寶聞深以爲恨寶
旣僭位年號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自裁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

殺母安能保社稷吾豈惜死遂自殺寶議以后謀廢嫡稱無母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爲然寶中書令睦遂執意抗言寶從之而止皇始元年道武南伐及尅信都寶大懼夜來犯營帝擊破之寶走中山遂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眾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師會奔中山寶命雲爲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爲慕容普隣所殺寶至龍城垂舅蘭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復遣迎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婿也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及子策等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單于昌昌黎王號年青龍以盛子壻哀而宥之盛字道運寶長子也垂封爲長樂公寶僭立進爵爲王蘭汗之殺寶也以盛爲侍中左光祿大夫盛乃聞汗兄弟使相疑害李早衛雙劉志張真等皆

盛之舊昵汗太子穆竝引爲腹心盛結早等因汗穆等醉夜襲殺之僭尊號改年爲建平又號年爲長樂盛改稱庶人大王盛以寶闔而不斷遂峻極威刑於是上下震局前將軍段璣等夜鼓噪攻盛傷之遂輦昇殿召叔父河閒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死熙字道文小字長生垂之長子也羣臣與盛伯母丁氏議以其家多難宜立長君遂廢盛子定迎熙立之熙立殺定年號光始築龍騰苑起雲山於苑內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爲妻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不得休息賜死者大半熙遊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熙盡殺寶諸子改年爲建始又爲其妻起承華殿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熙妻當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切貢不得

加有司大辟苻氏死熙擁其屍僵仆絕息久而乃蘇悲號擗踊斬
衰食粥大歛之後復啟而交接制百官哭臨沙門素服令有司案
檢有淚者爲忠無淚者辜之羣臣莫不含辛以爲淚及葬熙被髮
徒步從轎車毀城門而出長老將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
矣衛中將軍馮跋兄弟閉門拒熙執而殺之立夕陽公雲爲主雲
寶之養子也復姓高氏年號正始跋又殺雲自立雲之立也熙幽
州刺史上庸公慕容懿以遼西歸降道武以懿爲征東大將軍平
州牧昌黎王後坐反伏誅晃少子德字玄明雅爲兄垂所重苻堅
滅暉以德爲張掖太守垂僭號封范陽王位司徒寶卽位以德鎮
鄴大丞相寶旣東走羣僚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旣拔中
山道武遣衛王儀攻鄴德南走滑臺自稱燕王號年燕元置百官
德冠軍將軍苻廣叛於乞活壘德留兄子和守滑臺率眾攻廣斬

之而和長史李辯殺和以城降魏德無所據用其尚書潘聰計據
青齊入都廣固僭稱尊號號年建平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
疾兄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乃以超爲太子
德死超僭立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既僭位號年太上
超南郊柴燎焰起而烟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今火盛而烟滅
國其亾乎天賜五年晉將劉裕伐超超將公孫五樓勸拒之於大
峴不從裕人大峴超戰於臨朐爲裕敗退還廣固圍之廣固鬼夜
哭有流星長十餘丈隕於廣固城潰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姚萇字景茂出於南安赤亭燒當之後也祖柯廻助魏猗姜維於
沓中以功假綏戎校尉西羌都督父弋仲晉永嘉之亂東徙榆眉
劉曜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平襄公後隨石季龍遷於清河澠頭勒
以弋仲爲奮武將軍封襄平公弋仲死子襄代屯於譙城慕容儁

以襄爲豫州刺史丹陽公屯淮南自稱大將軍大單于爲晉將桓
溫所敗奔河東後爲苻眉所殺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萇第二十四
隨兄襄征伐襄甚奇之襄敗降於苻堅從堅征伐頻有功堅伐晉
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守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
龍驤之號初未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
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亦不滅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
慕容泓起兵華澤堅遣子衛大將軍叡討之戰敗爲泓所殺時萇
爲叡司馬懼鼻奔馬牧聚眾萬餘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
號年白雀數月之間眾至十餘萬與慕容沖連和進軍北地苻堅
出五將山萇執而殺之登國元年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秦年
曰建初改長安曰常安以其太子興鎮之自擊苻登於安定敗之
萇病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後宮宮人

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
悸遂患陰腫刺之出血如夢萇乃狂言或稱萇殺陛下者臣兄襄
非臣之臯願不枉法萇死子興襲位祕不發喪興字子略萇長子
也旣滅苻登然後發喪行服僭稱皇帝年號皇初天興元年興去
皇帝之號降稱天王號年洪始興尅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
三年興遣使來聘道武遣謁者僕射張濟使於興天興五年夏興
遣其弟義陽公平率眾四萬侵平陽攻乾壁六十餘日陷之七月
車駕親征八月次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闚軍爲前鋒將
長孫肥所禽匹馬不反平遂退走帝急追及於柴壁圍之興乃悉
舉其眾救平帝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距興之入又截汾
曲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帝帥師度蒙阬南四十里逆擊興興
晨行北引未及安營大軍卒至興眾怖擾帝知興氣挫乃南絕蒙

阮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而禽之又令緣汾帶岡樹柵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爲壘以自固興又將數千騎乘西橋官軍鈎取以爲薪蒸興還壘道武度其必攻西圍乃命修塹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及棄之漣中而還興又分其眾臨汾爲壘叩逼水門與平相望帝因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眾喪氣於是平糧盡窘急夜悉眾將突西南而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噪爲平接援帝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絕水口興夜聞聲望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虛相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窮逼乃將二妾赴水死興安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投水帝令泗水鈎捕無得免者平眾三千餘人皆斂手受執禽興尚書右僕射狄伯友已下四十餘人興遠來救自觀其窮力不能免

舉軍悲號震動山谷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帝不許乃班師興還
長安有雀數萬頭鬪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死者月餘乃止識者
曰今雀鬪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响有二狐
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入宮一人市求之不得永興三年興遣周
寶來聘五年興遣使來聘并請進女明元許之神瑞元年興遣兼
散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來聘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武侯姚
敞尚書姚軌奉其西平公主於明元明元以后禮納之泰常元年
興死長子泓字元子僭位號年永和晉將劉裕伐泓長驅入關泓
戰敗請降裕執之於建康斬之

馮跋字文起小字乞直代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長子以跋
父安爲將永爲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於長谷遂同夷俗跋飲酒
至一石不亂諸弟皆不修行業唯跋恭慎慕容熙僭號以跋爲殿

中左監稍遷衛中將軍後坐事逃亾既而熙政殘虐人不堪命跋
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
龍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爲主雲以跋爲侍
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弟明元初
雲爲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爲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於時永興元
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明元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
跋所留太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
以爲兵氣勸跋還魏使奉修職貢跋不從明元詔征東大將軍長
孫道生討之跋嬰城固守道生不尅而還神麤二年跋有疾其長
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妾宋氏規
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
還宋氏矯絕內外遣闍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竝不得省疾唯

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弘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弘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子男百餘人悉爲弘所殺弘字文通跋之少弟也跋立爲尚書右僕射封中山公領中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宋氏通和延和元年太武親討之弘嬰城固守其營丘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太武徙其人三萬餘家於幽州其尚書郭深勸之歸城進女乞爲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贖在前忿形已露附降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弘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曰王仁爲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太武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太武封崇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

史武官征虜已下弘遣其將封羽率眾圍崇太武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九城降徙其人三千餘家而還弘遣其尚書高顥請臯乞以季女充掖庭帝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諫弘大怒殺之太武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懼弘太常陽曙復勸弘請臯乞降令王仁入侍弘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居盧等率眾迎之弘乃擁其城內士女入於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噪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闔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度宿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一尺二寸弘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王仁弘忿

怨之謀將南奔太武又徵弘於高麗乃殺之於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弘子朗邈朗子熙在外戚傳

乞伏國仁隴西人也其先弗如自漠北南出五世祖佑隣并兼諸部眾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苻堅堅以爲南單于又拜征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仁爲將軍及堅敗國仁叔步頽叛於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頽大悅迎而推之部眾十餘萬道武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泰和二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內爲十一郡築勇士城以都之國仁死弟乾歸統事自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爲太初置百官登國中遷於金城城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爲姚興所破又奔枹罕遂降姚興拜爲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遣還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稱秦王置百官號年更始遣使請援元明許之田于五溪有梟集其手尋爲其兄

子公府所殺子熾盤殺公府代統任熾盤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
年爲永康後龔禿髮儁檀於樂都滅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
爲建弘後遣其尚書郎莫者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寅貢金二百斤
請伐赫連昌太武許之及統萬事平熾盤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
頭弟安遠將軍安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
中郎烏訥闐奉表貢其方物熾盤死子慕末統任慕末字安石跋
旣立改年爲永弘其尚書隴西辛進嘗隨熾盤遊後園進彈鳥丸
誤傷慕末母面至是誅進五族二十七人慕末弟殊羅蒸熾盤左
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殊羅與叔父什寅謀殺慕末使禿髮
氏盜門籥籥誤門不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盡殺之欲鞭什寅
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剗其腹投屍於河什寅母弟
白養及去列頗有怨言又殺之刑政酷濫內外崩離部人多叛後

爲赫連定所逼遣王愷身謁闡請迎於太武太武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爲赫連定所拘遂保南安太武遣師迎之慕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內徙慕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代率眾萬人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神麈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送於上邽遂爲定滅

大沮渠蒙遜本張掖臨松盧水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官蒙遜之先爲此職羌之酋豪曰大故以官爲氏以大冠之世居盧水爲西蒙遜高祖暉仲歸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祁復延封伏地王父法弘襲爵苻氏以爲中田護軍蒙遜代父領部曲有勇略多計數頗曉天文爲諸胡所推服呂光自王於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叔父羅仇爲西平太守後遣其子慕率羅仇伐乞伏

乾歸於枹罕爲乾歸所敗殺之蒙遜求還葬羅仇因聚眾屯金山與從兄晉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稱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封臨池侯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又自稱涼王以蒙遜爲尚書左丞忌蒙遜威名微疏遠之天興四年蒙遜內不自安請爲安西太守蒙遜欲激怒其眾乃密誣告男成叛逆業殺之蒙遜泣而告眾陳欲復讎之意男成素有恩信眾情怨憤泣而從之蒙遜因舉兵攻殺業私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年號永安居張掖是夜涼武昭王亦起兵年號庚子永興中蒙遜尅姑臧遷居之改號玄始元年自稱河西王置百官頻遣使朝貢蒙遜寢於新臺闔人王懷祖斫蒙遜傷足蒙遜妻孟氏禽懷祖斬之及聞晉滅姚泓怒甚有校郎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

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尋稱藩於晉泰常中蒙遜尅燉煌政年承立後又稱藩於宋并求書宋文帝竝給之蒙遜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與之神廡中遣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稱臣前後貢使相望後遣子安周內侍太武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遜爲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使崔浩爲冊書以褒賞之蒙遜又改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死詔遣使監護喪事私謚武宣王蒙遜性淫忌忍於刑戮閨庭之中略無風禮第三子牧犍統任自稱河西王遣使請朝命并遣使通宋受宋褒授先是太武遣李順迎蒙遜女爲夫人會蒙遜死牧犍受蒙遜遺意送妹於京師拜爲右昭儀改稱承和元年太武又遣李順拜牧犍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

涼州刺史河西王牧物以無功受賞乃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優
詔不許牧犍尚太武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謝獻馬五百匹
黃金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號朝議謂禮母以子
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國內可稱王后於
京師則稱公主詔從之牧犍遣建節將軍沮渠旁周朝京師太武
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侍
牧犍乃遣封壇朝京師太延五年太武遣尚書賀羅使涼州且觀
虛實帝以牧犍雖稱藩致貢而內多乖悖於是親征之詔公卿爲
書讓之數其擧十二官軍濟河牧犍曰何故尔也用其左丞姚定
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蠕蠕遣大將董來萬餘人拒軍於城南戰
退車駕至姑臧遣使喻牧犍令出牧犍聞蠕蠕內侵無善幸車駕
返旆遂嬰城自守牧犍兄子祖踰城出降具知其情太武乃引諸

軍進攻牧犍兒子萬年率麾下又來降城拔牧犍與左右文武面縛請臯詔釋其縛徙涼州人三萬餘家於京師初太延中有一老父投書於燉煌城東門忽然不見其書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於震電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青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犍征南大將軍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牧犍立果七年而滅初牧犍淫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與牧犍姊其毒公主上遣醫乘傳救公主得愈上徵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於酒泉上大怒既尅猶以妹壻待之其母死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爲蒙遜置守冢三十家授牧犍征西大將軍王如故初官軍未入之間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眞君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乃窮竟

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爲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始蜀賓沙門曰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療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陁林淫通發覺亾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太武聞諸行人言曇無讖術乃召之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殺之至此帝知之於是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先降得免是年又人告牧犍猶與故臣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犍死與主決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禮謚曰哀王及公主薨詔與牧犍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得襲母爵爲武威公主蒙遜子季義位東雍州刺史眞君中與河東薛安都謀逆召至京師付其兄弟扼殺之萬年祖竝以先降萬年拜張掖王祖廣武公後坐謀

逆俱死初牧犍之敗弟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太武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乃使弋陽公元潔守酒泉眞君初無諱圍酒泉陷之又圍張掖不能尅退保臨松太武不伐詔諭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潔及統帥兵出於健軍二年太武遣使拜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尋以無諱復規叛遣南陽王奚眷討酒泉尅之無諱遂謀度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善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尅退保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未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度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闕爽爲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留安周住鄯善從焉耆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拒無諱無諱將衛興奴遂屠其城爽奔蠕蠕

無諱因留高昌五年夏無諱病死安周立爲蠕蠕所并

梁帝蕭譽字理孫蘭陵人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爲梁武嘉賞梁普通中封曲江縣公及昭明太子薨封譽岳陽郡王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初昭明卒梁武捨譽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譽旣以其昆季不得爲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亾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焉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軍事監蠻校尉譽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修刑政太清二年梁武以譽兄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纘恃才輕譽州府迎候

有闕譽深銜之遂託疾不與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構
譽及譽於梁元帝元帝令其世子方等及王僧辯相繼攻譽譽告
於譽譽聞之大怒及梁元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竝發兵赴都譽
遣廢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及將發梁元又使諮議參
軍劉毅召譽自行譽不從而方貴潛與梁元相知尅期襲譽未及
發會譽以他事召方貴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譽遣軍攻之梁元乃
厚資遣張纘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纘次大堤而樊城已陷譽禽
方貴兄弟黨與竝斬之譽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
襄陽率眾伐江陵以救之梁元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譽曰以姪
伐叔逆順安在譽曰家兄無辜屢被攻圍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
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時攻柵不尅會大雨暴至平地
四尺眾頗離心軍主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以其屬降於江

陵嘗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殺於犍水嘗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於西魏時西魏大統十年也周文令丞相東閣祭酒榮權使焉是歲梁元令柳仲禮圖襄陽嘗乃遣妃王氏及世子蔡爲質請救周文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爲援十六年忠禽仲禮平漢東西魏命嘗發喪嗣位使假散騎常侍鄭孝穆及榮權策命嘗爲梁王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留尚書僕射蔡大寶守雍部而朝於京師周文謂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乃召權見曰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失信嘗曰榮常道二國之言無私故嘗今者得歸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周文命柱國于謹伐江陵嘗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周文命嘗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於周嘗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

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歸爲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制度竝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勳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周文仍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武植周文外云助督備禦內實防督初江陵滅梁元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督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陔侯方兒來寇督禦之純陔等退歸夏口督之四年督遣其大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文柔襲陷監利郡太守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蕃乞師於督督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歲其太子歸來朝京師六年四月大雨震前殿崩壓一百餘人七年冬有鵬鳥鳴於寢殿八年二月督終於前殿時年四十四是歲周保

定二年也八月葬於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嘗少有大志不
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
飲酒安於儉素事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
步亦云遙聞其鼻經御婦人之衣更不著竝皆棄之一幸姬媵病
臥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
頭夏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爲戲弄之
言以此獲譏於世及江陵平宥將尹德毅謂嘗曰臣聞人主之行
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
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林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竝充軍實
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悠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旣塗炭至此咸謂
殿下爲之殿下旣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又誰與爲國但
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固請

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卽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嘗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嘗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此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吁衡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嘗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竝行於世武帝又命其太子歸嗣位年號天保

歸字仁遠嘗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下歡心

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其太皇太后薨諡曰元太后九月其太妃又薨諡曰孝皇太妃二年其皇太后薨諡曰宣靜皇后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竝來附皎送其子玄響爲質於歸仍請兵伐陳歸上言其狀武帝詔衛公直督荊州總管權景宣太將軍元定等赴之歸亦遣其柱國王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旣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歸大將軍李廣等亦爲陳人所虜長沙巴陵竝陷於陳衛公直乃歸皇於歸之柱國殷亮歸雖以退敗不獨皇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吳明徹乘勝攻剋歸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歸出頓紀南以避其銳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拒守歸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退保公安

歸乃還江陵歸之八年陳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總管陸騰及歸之將士擊走之昭達又寇竟陵之清泥歸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援大爲昭達所破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歸歸以皎爲司空封江夏郡公僧朔爲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歸之十年皎將來朝至襄陽請衛公直曰梁主旣江南諸郡人少國貧朝廷興亾繼絕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裨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帝許之詔以基平郡三州歸之於歸及平齊歸朝於鄴帝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歸知之後因宴承閒乃陳其父荷周文拯救之恩并敘二國艱虞唇齒掎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涕泣交流帝亦爲之歔歔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帝復與之宴齊氏故臣叱列長叉亦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陴罵朕者也歸曰長叉未能輔桀翻

敢吠堯帝大笑及酒酣帝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爲梁主
盡歡歸乃起請舞帝曰王乃能爲朕舞乎歸曰陛下旣親撫五絃
臣何敢不同百獸帝大悅賜雜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
妓妾及帝所乘五百里駿馬以遣之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王謙
司馬消難等各起兵時歸將帥皆密請與師與迥等爲連衡之勢
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歸以爲不可俄而消難奔
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旣踐極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
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開皇二年隋文帝備禮納歸女爲晉王
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四
年來朝長安帝甚敬待之詔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
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帝賜歸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親執其
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歸

拜謝而歸五年五月寢疾薨臨終上表奉辭并獻所服金裝劔帝覽而嗟悼歸在位二十三年梁之臣子葬之顯陵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巋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性尤儉約御下有方境內安之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竝行於世文帝又命其太子琮嗣位

琮字溫文性淑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爲梁太子及嗣位帝賜以璽書敦勉之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誠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軍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尅而還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陳紀謀泄琮誅之後二歲上徵

琮入朝率臣下二百餘人朝京師江陵父老莫不殞涕曰吾君其
不反矣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郡州琮叔
父巖及弟璣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人而叛於
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頴安集之曲赦江陵死臯給復十年梁
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柱國賜爵莒國公自誓初卽位歲在乙
亥至歲在丁未凡三十三載而亾琮至煬帝卽位甚見親重拜內
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總麻以上竝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
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楊約
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誠勵約復以私情諭之琮曰琮若復事事
則何異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爲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
耳氏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
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

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琮雖羈旅見北聞豪貴無所降下常與
賀若弼深友既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
家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位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爲梁公鉅
小名曰藏煬帝甚昵之以爲干牛與宇文昂出入宮掖伺察內外
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爲宇文
化及所殺警之居帝位百僚追諡孝惠太子巖封安平王岌封東
平王岑封河閒王後改封吳郡王琮弟瓛義興王瑒晉陵王璟臨
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以蔡大寶爲股肱王操爲腹心魏益德
尹正薛暉許孝敬薛宣爲爪牙甄玄成劉盈岑善方傅淮褚珪蔡
大業典眾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所
獎拔咸盡其器能及歸纂業親賢竝用將相則華皎殷亮劉忠義
宗室則蕭欣蕭翼人望則蕭確謝溫柳洋王湜徐約外戚則王洋

王誦殷連文章則劉孝勝范迪沈居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翊皇甫茲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民人焉今載譽子爰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附於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歸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錄

爰字道遠譽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譽之爲梁王立爲世子尋病卒及譽稱帝追謚焉

巖字義遠譽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撫接歷尚書令太尉太傅入陳授東陽州刺史及陳亾百姓推巖爲主爲總管宇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岌譽第六子也性淳和位至侍中中衛將軍歸之五年卒贈司空謚曰孝

岑字智遠譽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及琮嗣位自

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璠字欽文歸第二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荊州刺史頗有能名
崔弘度兵至郡州璠懼與其叔父巖奔陳陳主以爲侍中吳州刺
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亾吳人推之爲主吳人
見梁武簡文及晉歸等兄弟中竝第三而踐尊位璠自以歸第三
子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
敬信之及陳主被禽異奔璠由是益爲眾所歸宇文述之討璠遣
王褒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褒褒衣道士服棄城而遁
璠敗將左右數人逃於太湖匿於人家被執述送長安斬之璟仕
隋尚衣奉御瑒衛尉卿祕書監陶丘侯瑀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點梁尚書儀
曹郎南兗州別駕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

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大賞異乃今
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嘗初出
第勉仍薦大寶爲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嘗出鎮會稽
大寶詣選曹求諮議不得以爲記室大寶攘臂而出曰不爲孫秀
非人也嘗蒞襄陽遷諮議參軍謀謨皆自大寶出及梁元與河東
王譽結隙嘗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梁元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
示所制玄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梁元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
寶還白嘗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嘗納之及
嘗於江陵稱帝爲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進位柱國軍師將軍封
安豐縣侯歸嗣位册授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
讓司空許之加特進歸之三年卒及葬歸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
爲公謚曰文凱配食嘗廟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

速答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冊竝大寶專掌之答推心委任以爲謀
主時人以答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卷
及尚書義疏竝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尤善
當世之務尚答女宣城公主歷中書郎尚書右丞吏部郎御史中
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祕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
業字敬道有至行位散騎常侍衛尉卿都官尚書太常卿卒贈金
紫光祿大夫諡曰簡有三子允恭最知名位太子舍人梁滅入陳
爲尚書庫部郎陳亾仕隋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答母龔氏之外弟也性敦厚有籌
略初爲答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及答稱帝歷五兵尚書郢
州刺史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歸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
吳明徹爲寇歸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旣退江陵

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領荊州
刺史操既位居朝右每自挹損深得當時之譽卒歸舉哀於朝堂
流涕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瓦
官門贈司空進爵爲公謚曰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
位中書黃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才幹膽勇過人嘗稱帝進位柱國封上黃縣
侯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爲公歸之五年以益德配食嘗廟
尹正其先天水人嘗蒞雍州正爲其府中兵參軍禽張纘獲杜岸
皆正之力嘗稱帝除護軍將軍位柱國封新野縣侯卒贈開府儀
同三司謚曰剛歸之五年以正配食嘗廟子德毅多權略位大將
軍後以見疑賜死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爲簡文所知以錄事

參軍隨營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
懷貳心密書與元帝具申誠款或有得其書送於營營深信佛法
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立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營後見之
常曰甄公好得法華經力後位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詡少
沈敏閑習政事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
司終於太府少卿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祖惠甫給事中父昶散騎侍郎善方
有器局博覽經史以刑獄參軍隨營至襄陽營初請內附以善方
兼記室充使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二年封長寧縣公及營稱帝
位散騎常侍起部尚書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營委以機密
卒贈太常卿謚曰敬所著文集十卷有七子竝有操行之元之利
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之利仕隋位零陵郡丞之象仕

隋尚書虞部員外侍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僚隨訥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
訥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
踉蹌自陳不謗訥又謂之如初如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
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
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
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祇言如周官作如州不
知如周官名如周早知如周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
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眾咸服其寬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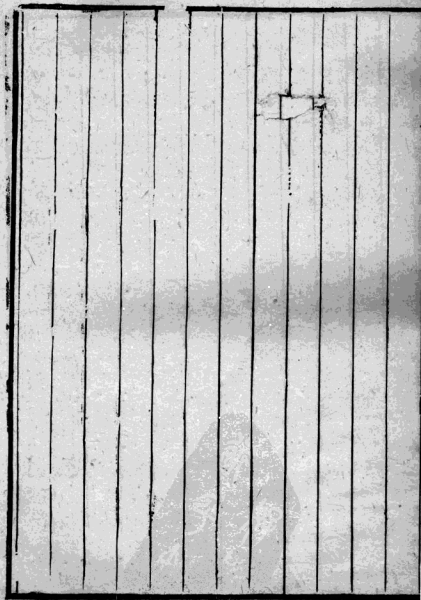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仕俊安成內史敞少有識量博涉文史
以吏部郎使詣周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曰昔
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下吏盜有江東今周朝宗萬國招攜以禮若

使梁之行人，在陳之後，便恐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王者不能屈，遂以狀奏周武帝，善之。乃詔敵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遷侍中，轉左戶尚書。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譙州刺史。

論曰：自金行運，否中原喪亂，元氏唯天所命，方一函夏，鐵弗徒何之輩，雖非行錄所歸，觀其遞爲割據，亦一時之傑然而卒至夷滅，可謂魏之驅除梁主任術好謀愛賢養士，蓋有英雄之志，霸王之略焉。及淮海版蕩，骨肉猜貳，擁眾自固，稱藩內款，終能據有全楚，中興頽運，雖土宇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享國雖短，可不謂賢哉！嗣子纂業，增修遺構，賞罰得終，舉厝有方，密邇寇讎，則威略具舉，朝宗上國，則聲猷遠振，豈非繼世之令主乎？琮大去其邦，因而不反，遂爲外戚，不事自持，蓋亦守滿之道也。

北史卷九十三 列傳第八十一 終

金陵書局
印



北史卷九十四

列傳第八十二

高麗

百濟

新羅

勿吉

奚

契丹

室韋

豆莫婁

地豆干

烏洛侯

流求

倭

蓋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爲紀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嶠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行稟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物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慾不同至於貪而無厭狠而好亂強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秦皇鞭笞天下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強盛肆志於遠畧匈奴已却其國乃虛天馬旣來其人亦困是知雁海龍堆天所以紀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況乎時非秦漢志甚嬴劉逆天道以

求其功殫人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徃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猶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備四夷傳云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眾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驚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

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焉違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鼃爲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鼃乃解追騎不度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爲氏其在夫餘妻懷孕朱蒙逃後生子始閻諧及長知朱蒙爲國王卽與母亾歸之名曰閻達委之國事朱蒙死閻達立閻達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乃并夫餘漢武帝元封四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麗爲縣以屬之漢昭賜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受之遂名此城爲幘溝漚溝漚者句麗城名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而不欲行莽強迫遣之皆出塞爲

寇盜州郡歸咎於句麗侯騶嚴尤誘而斬之莽大悅更名高句麗
高句麗侯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麗遣使朝貢朝貢至殤安之間莫
來裔孫宮數寇遼東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宮死子伯固立
順和之間復數犯遼東寇抄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
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與之
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時已數寇遼東又受亾
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隆胡亦
叛伊夷摸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摸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
破之伊夷摸死子位宮立始位宮曾祖宮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
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及位宮亦生而視人高麗呼相似爲位以
爲似其曾祖宮故名位宮位宮亦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
二年遣太傅司馬宣王率眾討公孫文懿位宮遣主簿大加將數

千人助軍正始三年位宮寇遼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母丘儉將
萬人出玄菟討位宮大戰于沸流敗走儉追至靺嶼懸車束馬登
丸都山屠其所都位宮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
諸加莽沃沮儉使將軍王頎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刻石
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夏晉永嘉之亂鮮
卑慕容廆據昌黎大棘城元年授北平州刺史位宮玄孫乙弗利
頻寇遼東廆不能制弗利死子釗代立魏建國四年慕容廆子晃
伐之入自南陝戰于木底大破釗軍追至丸都釗單馬奔富晃掘
釗父墓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室毀丸都城而還釗
後爲百濟所殺及晉孝武太元十年句麗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
容垂遣其弟農伐句麗復二郡垂子寶以句麗王安爲平州牧封
遼東帶方二國王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畧有遼東郡太武時

釗曾孫璉始遣使者詣安東奉表貢方物并請國諱太武嘉其誠款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使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爲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芮其方事云云遼東南一千餘里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人戶參倍於前魏時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月白銀四百斤時馮弘率眾奔之太武遣散騎常侍封撥詔璉令送弘璉上書稱當與弘俱奉王化竟不遣太武怒將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太武乃止而弘亦尋爲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獻文六宮未備敕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求以弟女應旨朝廷許焉乃遣安樂王眞尙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惑其左右之說云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而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之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拒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

之若女審死聽更選宗淑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當奉詔會獻
文崩乃止至孝文時璉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
中得璉遣詣齊使餘奴等送闕孝文詔責曰道成親殺其君竊號
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鄉交通
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舊款卽送還藩其感恕
思愆祇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璉死年百餘歲
孝文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
東郡公高句麗王謚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
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賜衣
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令及郊丘之禮雲上書辭
疾遣其從叔升于隨使詣闕嚴責之自此歲常貢獻正始中宣武
於東堂引見其使芮悉弗進曰高麗係誠天極累葉純誠地產土

毛無愆王貢但黃金出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爲勿吉所逐
涉羅爲百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于境內二品所以
不登王府實兩賊之爲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
虜實得征之昔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宜宣朕旨於卿主務盡威懷
之畧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也神龜中雲死靈太后爲
舉哀於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
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爲鎮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
王正光初光州又於海中執得梁所授安寧東將軍衣冠劔珮及
使人江法盛等送京師安死子延立孝武帝初詔加延使持節散
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句麗王天平中
詔加延侍中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延死子成立訖於武定己來
其貢使無歲不至大統十二年遣使至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

之歲遣使朝貢于齊齊文宣加成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如故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於牀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成死子湯立乾明元年齊廢帝以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周建德六年湯遣使至周武帝以湯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公遼東王隋文帝受禪湯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自是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至新羅西度遼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鄰靺鞨一千餘里人皆土著隨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瘠蠶農不足以自供故其人節飲食其王好修宮室都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湏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別爲宅於其側

不常居之其外復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其國中呼爲三京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統攝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大對盧太大兄大兄小兄竟侯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凡十二等分掌内外事其大對盧則以強弱相陵奪而自爲之不由王署置復有內評五部褥薩人皆頭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蘇骨多用紫羅爲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襖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與中國略同及春秋校獵王親臨之稅布五疋穀五石游人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疋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其刑法叛及謀逆者縛之柱蒸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若貧不能償者樂及公私債負皆聽評其子女爲奴婢以償之用刑旣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

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沮水上王乘腰輦列羽儀觀
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爲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誼呼馳逐再
三而止俗潔淨自喜尙容止以趨走爲敬拜則曳一腳立多反拱
行必插手性多詭伏言辭鄙穢不簡親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
寢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爲飾好蹲
踞食用俎机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卽果下也風俗尙淫
不以爲愧俗多游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羣聚而戲無有貴賤之
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悅卽爲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
有受財者人共恥之以爲賣婢死者殯在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
葬居父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舞作樂
以送之埋訖取死者生時服玩車馬置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信
佛法敬鬼神多淫祠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像一

曰高登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竝置官司遣人守護葢河伯女朱蒙云及隋平陳後湯大懼陳兵積穀爲守拒之策開皇十七年上賜璽嘗責以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驅逼靺鞨禁固契丹昔年潛行貨利招動羣小私將弩手巡竄下國豈非意欲不臧故爲竊盜坐使空館嚴加防守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恆自猜疑密覘消息慙懃曉示許其自新湯得書惶恐將表陳謝會病卒于元嗣文帝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賜服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文帝優冊爲王明年率靺鞨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世沖擊走之帝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

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啟人可汗竝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蕃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車駕度遼水止營於遼東地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出戰多不利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卽宜撫納不得縱兵入城陷賊輒言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如此者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帝大懼卽日六軍竝還兵部侍郎斛斯政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盡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贖罪帝許之頓懷遠鎮受其降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

以高麗使親告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喪亂遂不復行

百濟之國蓋馬韓之屬也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姪娠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感故有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嘘之不死後徙於馬闌亦如之王以爲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爲橋東明乘之得度至夫餘而王焉東明之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於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爲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因號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南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

北方曰熊津城王姓餘氏號於羅瑕百姓呼爲韃吉支夏言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恩率已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眾務內官有前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綱部日官部市部長吏三年一交代都下有方分爲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部有五巷士庶居馬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爲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德率爲之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

內外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飲食衣服與高麗畧同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不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禮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而秀異者頗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著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有鼓角箜篌箏竽篴笛之樂投壺擲蒲弄珠握槊等雜戲尤尙弈碁行宋元嘉歷以建寅月爲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犯姦沒入夫家爲婢婚娶之禮畧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土田濕氣候溫暖人皆山居有巨粟其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國中大姓有族

沙氏燕氏芘氏解氏眞氏國氏木氏苗氏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魏延興二年其王餘慶始遣其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上表自通云臣與高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欵其祖釗輕廢鄰好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梟斬釗首自爾以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盡奔竄醜類漸盛遂見陵逼怨連禍三十餘載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掃後宮并遣子弟牧圉外廐尺壤疋夫不敢自有去庚辰年後臣西界海中見尸十餘并得衣器鞍勒看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阻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爲實矯獻文以其僻遠冒險入獻禮遇優厚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

聞之無恙卿與高麗不睦致被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反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較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畧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釁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又詔璉護送安等至高麗璉稱昔與餘慶有讎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右亦遣使稱藩兼受拜封亦與魏不絕及齊受東魏禪其王隆亦通使焉淹死子餘昌亦通使命於齊武平元年齊後主以餘昌爲使持節侍中軍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如

故二年又以餘昌爲持節都督東青州諸軍事東青州刺史周建德六年齊滅餘昌始遣使通周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隋開皇初餘昌又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耽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護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文帝善之下詔曰彼國懸隔來往至難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使者舞蹈而去八年餘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奉表請爲軍導帝下詔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兵侵其境餘昌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餘璋遣使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命覘高麗動靜然餘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餘璋使其臣國智前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尙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餘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

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耽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麋鹿附庸於百濟西行三日至貊國千餘里云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地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地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不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恆爲馬韓所制辰韓之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或稱魏將母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爲新羅亦曰斯羅其人辯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獺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庸于百濟百濟征高

麗不堪戎役後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焉
傳世三十至真平以隋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真平上
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官有十七等一日伊罰干貴如相國次
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
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
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
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畧與高麗百濟同
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
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官詳議定之服色尙畫
素婦人辮髮繞頸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
貧富新婦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卽拜大兄夫死有棺斂葬送起墳
陵王及父母妻子喪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

鳥獸物產畧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也

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強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類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在安車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爲勁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肅慎氏也東夷中爲強國所居多依

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國南有從太山者華言太皇俗甚敬畏
之人不得山上洩汗行經山者以物盛夫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
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溼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
其國無牛有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稌菜則有葵水氣
鹹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其畜多豬無羊嚼米爲酒飲之亦
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豬皮裘頭插武豹尾俗以溺洗手面
於諸夷最爲不潔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妬罷其妻外淫
人有告其夫夫輒殺妻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事終不發人
皆善射以射獵爲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
藥傳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煮毒藥氣亦能殺人其父母春夏死
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溼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
得之延興中遣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

發其國乘船溯難河西上至大沱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慶洛孤
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
從水道并力取高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謀其可否詔敕三國同
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
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支朝明年復入貢其傍有大莫盧國覆
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余國拔大何國郁
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三
年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
餘人朝貢景明四年復遣使侯力歸朝貢自此迄于正光貢使相
尋爾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至延興二年六月遣石文云等貢方物
以至于齊朝貢不絕隋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
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父對曰臣

等僻處一方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顏願長爲奴僕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誡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罪文帝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眾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十三年從幸江都尋放還柳城李密遣兵邀之僅而得免至高陽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俗甚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爲寇抄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其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

羣狄諸種不識德義鼠竊狗盜何足爲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旣而車駕南遷十數年閒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及開遼海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文之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孝文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干抄掠詔書切責之二十年入寇安州時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款附每求入塞交易宣武詔曰庫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二州邊人參居交易往來並無欺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竄今雖款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與百姓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信而不慮或有萬一之驚交市之日州遣士監之自此已後歲常朝獻至武定已來不絕齊受魏禪歲時來朝其後種類漸多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爲

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最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遣使貢方物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並爲慕容晃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登國中魏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住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爲寇盜眞君以來歲貢名馬獻文時使莫弗紇何辰來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歸而相謂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羣狄間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曰連部匹潔部黎部吐六千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獻天府遂求爲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貢獻不絕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蠕蠕謀欲取地豆干以分之契丹舊怨其侵軼其莫賀弗勿千率其部落車三千乘眾萬餘口驅徒雜畜求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孝文聽其入關市

糴及宣武孝明時恆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初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以其俗嫁娶之際以青璫爲上服人給青璫兩匹賞其誠款之心餘依舊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嘗不斷絕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宣親戎北討至平州遂西趣長壘詔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復詔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帝親踰山嶺奮擊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其後復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其俗與韎鞞同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酌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隋開皇四年率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眾款塞文帝納之聽居其故地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

頓頹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眾內附文帝見來憐
之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部敕突厥撫
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眾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
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互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
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與兵動眾合如符契
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吐屯潘埜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大業七年
遣使朝貢方物

室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室或爲失蓋契丹之類其
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爲失韋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
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善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
山高大周回三百里又北行三百餘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
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捺

水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稌夏則城居冬逐水草多畧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徵三殺人者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麪釀酒俗愛赤珠爲婦人飾穿掛於頸以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父母死男女眾哭三年尸則置於林樹之上武定二年四月始遣使張烏豆伐等獻其方物迄武定末貢使相尋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朝聘其後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貧弱突厥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女盤髮衣服與契丹同

乘牛車以蘧蔭爲屋如突厥羶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楫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匡寢則木屈爲室以蘧蔭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竟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聘更將婦歸家待有孕乃相許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其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牛畜多凍死饒麇鹿射獵爲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穿騎木而行俗卽止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

人眾多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室婁之東東至於海方二千餘里其水土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城最爲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強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帥飲食亦用豆有麻布衣製類高麗而帽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俗淫尤惡妬者殺之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始得輸牛馬乃與之或言穢貊之地也

地豆千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唯

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於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來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及齊受禪亦來朝貢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濕多霧氣而寒人冬則穿地爲室夏則室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爲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爲飾人尙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射獵樂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眞君四年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流求國居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勸
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
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
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琺刻禽獸多鬪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
髮之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
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男女皆白紵繩纏髮從
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
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形方正織鬪鏤皮并雜毛以爲衣製
裁不一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閒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瑠施釧
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劒鉞之屬其處少鐵
刀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
左右輿之而導從不過十數人小王乘機鏤爲獸形國人好相攻

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軍相當
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
遣人致謝卽共和解收取鬪死者聚食之仍以鬻糶將向王所王
則賜之以冠便爲隊帥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準皆臨
事科決犯罪皆斷於烏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
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筯長尺餘鑽頂殺之
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草木榮枯以爲年歲人
深目長鼻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
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處皆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爲蟲
蛇之文嫁娶以酒珠貝爲娉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
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爲
鹽木汁爲酢米麵爲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遇得異味先進尊者

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後銜盃
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眾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
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輿至庭前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
帛縛纏之裹以葦席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
其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豺狼尤多豬雞無
羊牛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持一鍤以石爲刃長尺
餘闊數寸而墾之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胡黑豆等木有楓栝樟
松榎楠粉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山類俗事山
海之神祭以肴酒戰鬪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
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王之所居
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閒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隋大業元年
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

不知幾千里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同到流求國言不通掠一人而反明年復令寬慰撫之不從寬取其布甲而歸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夕國人所用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鼉鼈嶼又一日便至流求流求不從稜擊走之進至其都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倭圖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子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又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計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又南

千餘里度一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
末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百里至奴國又東
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
行一月至邪馬臺國卽倭主所都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
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亂遞相攻伐歷
年無王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眾國人共立爲王無夫有
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
爲法甚嚴魏景初五年公孫文懿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王
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
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江左歷
晉宋齊梁朝聘不絕及陳平至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
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

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明時出聽政踞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姓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日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八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腳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檟櫜竹聚以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攢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其國樂戶可十萬俗殺人強盜及

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寃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卽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卽螫手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皆黥臂黥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畧與華同好碁博握槊擣捕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鷓鴣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榭葉食用手舖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卽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妬死者斂以棺椁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貴人三年殯庶人十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

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祭禱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迴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何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論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閒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橫暴之風雖綿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世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疏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游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沒世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魏迄隋年移四代時方爭競未遑外畧洎開皇之末方征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苞宇宙頻踐三韓之地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不載捷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亾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

諸國朝正奉貢無關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己若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也然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其豆莫婁地豆干烏洛侯歷齊周及隋朝貢遂絕其事故莫顯云